

黄  
金  
荣

上海黑帮大亨

黄金荣全传



黄金荣是上海滩中  
最有名的人物之一  
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  
色彩  
他的故事是上海滩  
历史的一部分  
也是那个时代  
的缩影

白希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金荣全传/ 白希 著.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 11

ISBN 978-7-5078-2333-4

# 目 录

前 言 .....	1
第一章 初入混杂社会，享受污浊生活 .....	2
不屑学业，赌场惊人 .....	2
学徒生涯好酒色 .....	4
入衙门成捕快 .....	6
色迷心窍，污浊中勾暗娼 .....	9
第二章乘捕快之风，吃黑白两道 .....	18
办案能力显著，黑暗里识洋人 .....	18
组建自己的流氓队伍 .....	20
官升巡捕房，通吃黑白道 .....	22
摆阔气成婚，擒高端巨盗 .....	26
第三章组帮建派，混水摸鱼 .....	30
打响牌子，借名捞利 .....	30
通天盗奏折 .....	35
显露黑白脸，灭口占酒楼 .....	38
开香堂，立青帮 .....	43
混水摸鱼收双江 .....	47
第四章江湖中投租界，罪恶中巧做人 .....	56
胆大偷皇弟 .....	56
江湖巧投机 .....	58
巧破宋教仁案 .....	62
除袁世凯爪牙 .....	67
同盟会遇刺 .....	72
蒋介石入黄门为徒 .....	75
第五章 拉杜张入伙，交军阀人物 .....	80
收容杜月笙 .....	80
拉拢张啸林 .....	89
广交各路军阀 .....	96
第六章 教雷教主立机关，夺娱乐城开赌场 .....	101
救雷狄主教 .....	101
立贩毒机关 .....	109
风云剧坛 .....	119
巧取娱乐城 .....	124
开最大赌场 .....	133
第七章 风云情色一场空 .....	141
戏院占各角 .....	141
抢女人被绑 .....	145
张啸林为救金荣出别墅 .....	149

赤手空拳闯虎穴.....	154
女人身上一跌再跌.....	159
夺美风波跌风光.....	161
第八章 行境险恶露凶相.....	165
老狐狸的再次挣扎.....	165
兵败温柔梦.....	170
上海滩拜见蒋司令.....	174
罪恶的阴谋.....	180
第九章 惯于躲在幕后伸魔爪.....	187
乱世中大肆捞钱.....	187
混乱中请飞贼.....	192
重施变色会俩.....	195
“太上皇”大建城隍庙.....	203
情色里的杀身之祸.....	209
第十章 师徒的明争暗斗.....	214
有升必有衰.....	214
花园与宗祠.....	216
门徒暗斗丛生.....	227
绑架布业大亨.....	230
“忠信社”与“恒社”的争端.....	235
第十一章 审时度势，见风使舵.....	239
难民收容所.....	239
拒绝做汉奸.....	247
污浊中的杀人争端.....	251
张大亨一命呜呼.....	255
大汉为色杀市长.....	260
坐收渔利.....	267
娱乐场成为各方联络处.....	271
第十二章 在风光中衰落，在惊惶中死去.....	274
荣社再显昔日辉煌.....	274
总统拜寿，再现风光.....	277
嫌疑人被绑.....	281
借刀杀人.....	287
惊惶中末日到来.....	292

# 前言

众所周知，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是“上海滩的三大亨”，他们各有各的招数，叱咤风云，闯的猛，玩的火，斗的凶。真是极尽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 30、40 年代上海滩的黑白世界。

大凡黑道枭雄总爱“狐假虎威攀高枝，借腹怀胎自发家”，总热衷“借高枝扶摇直上，会做人扬名江湖”。他们在自己羽翼未丰之时，总要为自己寻找理想的靠山，躲避官兵的清剿，防备百姓的报复，还有仇家的追杀，但是，他们决不甘为人下之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自己的靠山的地盘上建立起自己的霸业。

黄金荣有“麻皮金荣”的绰号，他的本领很大，结交面极广，收纳过蒋介石，巧破宋教仁被刺案，又除掉袁世凯的爪牙，在法租界名噪一时；尤其是他能“结大股党”而称雄上海滩，巨额保险费每年收入数千万，在上海拉起一支呱呱叫的锦军，只要能挣钱，麻皮金荣从不问行当，下三滥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蒋介石题了“文行忠信”褒奖这位黑色大亨。黄金荣一生涉足赌、娼、盗，大发不义横财，又收女徒建锦军，狂袭黄浦两岸；他不甘心看着杜月笙一天一天超过他，又为杜月笙在他被别人绑架的时候舍身营救而感叹不已。他使尽了各种绝招，想保住自己的霸位，但都成为徒劳，空悲切！他的人生嗜好“赚银子睡女人”，是一个十足的青帮首领，罪恶的一生正如他所说“始于偷包打探”。

本书详细的描述了“流氓祖师”黄金荣传奇的一生，在我们的阅读当中不难发现那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在黑暗中腐蚀着那个动荡的年代。

# 第一章 初入混杂社会，享受污浊生活

## 不屑学业，赌场惊人

即便是最简单的《三字经》、《百家姓》，黄金荣读起来也是如嚼黄莲，对此他有两招应付：赖学和逃学。可对于打麻将、推牌九之类，他却是一学就会，随便拿一张麻将牌，他用中指在牌底一摸，不用看就知道这是几条几万，简直神乎其神。

黄金荣也叫黄金镛，1868年12月14日生于苏州。黄家祖籍本是浙江余姚，到黄金荣的父亲黄炳泉时才搬到苏州，黄炳泉原在余姚县刑事班房厮混了将近十年，他为人机警，办案利落，甚为上司所器重，由捕快、眼线升为刑事班头。

一次，黄炳泉随余姚县县令来到苏州，知道吴县县令陶民金正处于愁闷之中。原来当地一名流段葆青失窃珍宝，陶民金手下虽经过多方查询，但仍无一点线索，这边段葆青又催得紧。正好余姚县县太爷驾到，他便向陶民金极力推荐自己的得意手下黄炳泉。黄炳泉也真不愧为好手，他带领得力捕快，经过种种曲折，终于将匪首万山和窝藏在地窖中的赃物，一并缉拿归案。

公案上报，陶民金差人叫来段葆青领回三件失窃的珍宝：碧玉如意、彩绿翡翠如来佛、荆柯刺秦王立轴，这都是他曾当宰相的祖先珍藏下来的。段葆青见这三件珍宝完璧归赵，心中大喜，马上递上3000两银票给陶民金。陶民金将这3000两银子一分为三，自己独得1000两，派人送给余姚县县令吕道政1000两，尚有1000两，分给黄炳泉五百两，余下分赏有功的捕快。

黄炳泉自从在苏州露了这一手后，就被陶民金看中，他在征得吕道政的同意后，留黄炳泉在吴县衙门当刑事班头，黄炳泉于是将妻小全部搬到了苏州住下。

黄炳泉在余姚县衙门当了近十年的班头，共生了四个子女。长女名叫凤仙，次男名叫金荣，三女叫杏仙，四男生下后不久即夭折。其他孩子一生平平，不惹人注意，惟有黄金荣的出生，引起了家人的关注。因为黄金荣的出生是黄炳泉千盼万等的一件大事，关于黄金荣名字的由来，还有这样一段传说呢。

原来黄炳泉已近中年时，妻子已怀过两胎，第一胎是个丫头，第二胎却不幸流产了。1868年，夫人又怀上一胎，已有八九个月时，黄炳泉还特意备了香烛跑到城外的寺院，跪在观音菩萨脚下苦苦哀求讨个儿子。结果如愿，于12月14日夫人生下了一子。

这个刚出生的男孩，就是后来成为上海滩赫赫有名的青帮巨头黄金荣。黄炳泉松了一口气，心上那块沉重的石头终于可以落地了。

儿子满月，要起名字，黄炳泉心中早有主意。“我想人生在世，”黄炳泉似乎带有感叹的口气分析道：“无非是为‘富贵’两字。家有千金，才是富；光宗耀祖，才算贵。我想这孩子就叫金荣吧，各位帮我想想，这名字是否好啊？”大家异口同声地夸奖起得吉利，都说孩子将来能应这个名字，有大出息，黄炳泉心里十分得意，就给孩子定下了“黄金荣”的名字。黄金荣三字，从此便叫开了。

黄金荣五岁那年染上了天花，面部、四肢密密麻麻地发出红斑疹，生性好动的黄金荣根本受不了这般苦楚，伸出小手往脸上乱抓，那脓水流得满脸都是。夫妇俩连劝带哄，甚至采取了强制措施，但已无济于事。十多天后胞疹结成了一个一个小痂，布满了面孔和身上。不久，痂盖脱落下来，脸上却出现了一个一个小凹坑。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麻子。由于这场天花疾病，黄金荣的脸上，留下了永远去不掉的痕迹。黄炳泉夫妇伤心极了，才十几天功夫，一个好端端的儿子，便成了一个小麻子。但这是自己的独苗，还一样当宝贝仔细地养护。过了些日子，黄金荣痊愈了，跑出门外去和邻居小朋友玩耍。那些小孩一看见他就愣住了，随后就开玩笑地叫他“麻皮”。于是，“麻皮金荣”就成了他的绰号，跟随了他一辈子。

黄炳泉生性好赌，且又染上鸦片瘾，因此虽任职班头，生活却并不富裕，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在吴县任职不久，陶民金即卸任，其后两位继任，皆为好利之人，黄炳泉没大钱孝敬他们，便被解职回家。正当黄炳泉陷入绝望之中，他突然想起了好友薛班贵在上海县衙门任职班头，于是带着妻子儿女，再次搬迁到上海，去投奔薛班贵。这一年，黄金荣刚好虚年6岁。这次搬到上海，给黄金荣日后独步上海打下了基础。

1873年，黄炳泉带全家，搭船离开了苏州，风尘仆仆到了大上海。起初住在漕河泾一带，以后又到南市张家弄、三牌楼的地方找了房子居住，并开起一家“悦来”茶馆度日，这里便成了黄金荣幼时玩耍的地方。茶馆很小，只有两开间面积，放了六张四方茶桌，当时叫“八仙桌”。雇了个小伙计，专门烧水、沏茶、招待顾客。小茶馆的生意还可以，到这里来喝茶的大半是社会底层的各色人物。有自带干粮到这里来饮茶吃饭的码头工人，有来寻个地方品茶聊天、消磨时光的那些悠闲的人们，还有一些神秘的不速之客，在此碰头谋划着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更有一群群大喊大叫的赌徒，常常聚集到这里打麻将、推牌九……。这一切，对黄金荣来说，都是那么的新鲜。

转眼又过了两年多，黄金荣已经9岁，要到私塾去读书了。可他怎么也读不进去。黄炳泉把家搬到上海市张家弄居住，为的是有机会多和住在这里的那些清朝武官、捕快差役们接触。虽然不能再去当捕快，但也可以和他们交个朋友，找找共同语言，好有个互相照应。夫妇俩出于对儿子的溺爱，任他在家中玩耍，不肯送去读书。直到儿子9岁了，如果再不读书，恐怕会耽误前程，于是，黄炳泉就把儿子送到附近的一座庙宇内读私塾。

黄金荣进了私塾，最初就读《三字经》。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样很快就是半年。以后又读了《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论语》、《诗经》之类的东西，整天都是老一套，不是读书，就是背书，再不就是抄书，非常乏味。黄金荣从小受尽父母溺爱，随便惯了，根本受不了这种约束。更不用说有什么好成绩了。不是赖学，就是逃学。有时干脆熟睡不起，就拖过了上学的时间，母亲也不忍心叫他。有时，就是假装头晕肚痛，

乘机逃离学堂，不知去向。更有甚者，竟不与任何人打招呼，就没了踪影，直到吃饭时才回到家里。即使无奈坐在课堂上，也是心不在焉，无所收获。先生、父母都拿他毫无办法，任由他去了。五年私塾读下来，连一半都没学进去。

而让黄金荣最感兴趣的则是到“悦来”茶馆的后堂看打牌，而且一看就是半天。这孩子读一本《百家姓》，得花年把工夫，可是对于打麻将与推牌九，天资聪颖，只要一学就会，什么至尊、长三啦，天门，地角啦，只要一听就懂；麻将中一百四五十张牌，他用中指在牌底面上一摸，不用看就知道这是几洞几索几万，简直神乎其神。

黄金荣很不喜欢读书，却对社会上的各种奇闻轶事兴趣十足。他非常喜欢听捕快破案的故事。父亲黄炳泉过去就侦破过许多疑难奇案，经常讲给黄金荣听，使他长了不少见识。在张家弄居住的武官捕快、差役那里，故事就多得多。黄金荣一有机会，就钻到街头巷尾，跑进茶馆店内，去听他们讲述那些精彩的故事，捕快们在那讲得眉飞色舞，他在一旁听得出神入化。那捕快的英姿，那破案的神秘和有趣，都深深地打动和吸引着充满好奇的黄金荣。他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当个捕快，神气地走在大街上，去破案，去抓人。在父亲的影响下，他还喜欢一个人上城隍庙去逛。去看庙里的至高无上的神和菩萨，给他们磕头，求他们保佑自己。去逛庙前开的各种各样的商店，看里面摆放的琳琅满目的商品。他还喜欢看熙熙攘攘的人群，里面有形形色色的人们。大上海的这一个侧面，正在熏陶着这个初涉社会的少年。

## 学徒生涯好酒色

迫于生计，黄金荣投身于一家裱画店做学徒，苦虽然吃了不少，可也长了不少见识，最大的幸运是因此结识了上海滩黑社会大佬之一的陈世昌，并由此开始涉足波诡云谲的江湖。

刚到上海之初，在薛班贵的照顾下，黄金荣一家日子过得相当舒适，但其父黄炳泉到上海以后，在这个花花世界里染上了一些恶习。除了依然常常去赌博以外，他还会干点寻花问柳的事。在高桥旧校场有个开早点店的女人，叫“麻子阿金”，成了黄炳泉的姘妇。黄炳泉经常跑到早点店去和她约会，据说两人还生过一个女儿，后来不知下落。更严重的是，黄炳泉吸上鸦片。这东西一吸就上瘾，瘾一来就非吸不可。以至身体越来越弱，最后送了性命，留下了邹氏、黄金荣和黄杏仙。黄炳泉的死，无疑是对他全家的致命打击。

黄炳泉死后，他的妻子邹氏为维持生计，只得代人洗衣服。换一点米油以维持一家生活。后来，邹氏又设法将已满 15 岁的儿子金荣送到孟将堂内做些零碎活计，混口饭吃，过着小和尚一样的打杂生活，因此当地人就叫他“小和尚”。但黄金荣似乎并不后悔，因为他本来就不怎么喜欢读书，跟着人家打杂，还可学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如待人处世之类的。

当了一阵“小和尚”后，邹氏又把黄金荣托人送到城隍庙一家裱画店当学徒。这家裱画店开设在豫园路环龙桥下堍，名叫“萃华堂裱画店”，是升老店。该店的老板叫黄金浦。黄金荣拜他为师。起初三年的学徒期，每月只拿月规钱 400 文，后两年又增加了一些，黄的这些“学徒工资”还真帮了邹氏不少忙。



黄金荣在萃华堂尝尽了酸甜苦辣，说是当学徒，这第一年除了店铺门市的一点杂活外，主要是给师傅做了大量的家务活儿，好好地伺候师傅一家。每天早晨，天不亮得起来，首先做的事情就是倒马桶。接着还要生炉子，做早饭、烧水、扫地、卸门板、开店门。吃过早饭后，又是刷锅洗碗、抹桌子、劈柴、烧水、淘米、洗菜、扫地，还要做师傅临时吩咐的一些跑腿的事。中午这顿饭吃起来更困难，要替一大家子所有的人盛饭。刚吃上几口，一只空碗就伸到自己面前，才盛了一碗，一会儿又来了一只空碗。有时，几只空碗一起伸了过来，简直忙得吃不上饭。虽然能吃饱饭，但常常吃不上菜，而且是最后一个收拾残局。午饭吃完，又必须刷锅洗碗、抹桌子、扫地、干点杂事，再开始忙晚上这顿饭。晚饭前，还要先上好门板，关好店门。晚饭后，做完了那例行的家务，才能稍稍有点空闲。此时，天早已黑了。这比在孟将堂做“小和尚”要累得多。一天忙到晚，精疲力竭。

就这样 16 岁的黄金荣无可奈何地当起上海人说的“娘姨”来了。大丈夫能屈能伸，既然是自己同意了的事，就得硬着头皮干下去！这“干下去”三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实在困难。但是他还是决定挺过来，百多年前的上海中国地带，游艺场还没兴起，要数老城隍庙一带最热闹。这儿三教九流，哪种人都有。那吃的、穿的应有尽有，只要有钱，什么乐趣都可以享受，可是黄金荣每天闻着香，看着亮，听着响，这种福就是自己沾不到边。他咬咬牙，心想等有机会一定要离开这个裱画店。

第三年是最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中要学会全部裱画技术，同时要承担店里的许多裱画活儿。这裱画的名堂还真多。黄金荣也算是个聪明人，跟着师傅边学边干，边干又边学，接受能力强，渐渐地成了裱画店里比较出色的伙计。

他在萃华堂的五年中，收获不小，比如那些正规的裱画手艺，黄金荣学得都不错。不仅如此，他还懂得了不少的以假充真、偷梁换柱的手法，这给他以后混迹上海滩练就了一身好“武艺”，提供了好“思路”。

马路边的赌徒黄金荣在学裱画、做生意期间，偶然结识了黑社会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就是上海青帮的头目之一陈世昌，人称“签子福生”。陈世昌，乳名福生，绰号签子福生，也称“套签子福生”，江苏苏州人，上海青帮“通”字辈头目，称霸于小东门一带。以套签子骗钱为生。有了钱，他就去嫖妓，寻欢作乐。所以，他热衷于到处找人聚赌，干坏事，也收了很多徒弟。杜月笙最初也是他的徒弟。

陈世昌教黄金荣赌博，是两厢情愿的。黄金荣与陈世昌的认识是在赌桌旁，当时，陈世昌与一伙人正在赌博打麻将。黄金荣好奇，就凑过来看热闹，想学点门道。他的聪明、灵气，立刻引起了陈世昌的注意。于是，陈世昌便让这个小兄弟上桌打起麻将来，不久，陈世昌专门把黄金荣带到一个酒馆，和一群青帮兄弟见面，向他传授赌博的技巧，首先教掷骰子。他们掷起骰子来，得心应手，想要几点，每次差不离儿。这种技巧太神奇了，把个黄金荣简直看得惊呆了。

从此以后，只要一有时间，黄金荣便溜出裱画店，随陈世昌一道频频出入各种茶楼，长了不少的见识。陈世昌对黄金荣也颇为欣赏，教会了他很多赌场舞弊的手段，也就是“轧板”，通过规定的联络暗号，和对家互通牌情，并告诉他许多黑社会中的内幕，使他对青帮也有了

更多的了解。

正巧由于黄金荣的裱画手艺提高，萃华堂老板多发了他一倍的月规钱，这几日黄金荣在赌场由于得到陈世昌的指点也赢了不少钱，一时间宽裕了许多。如此循环下去，他的赌瘾也越来越大。

黄金荣真是涉世不深，他经不起陈世昌的引诱，也来到了那些妓女们中间，厮混起来。起初，在黄金荣遇到不顺心的事时，陈世昌为了让他开心一些，就把他领进了老西门一个暗娼的家里，找来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妓女，专门陪他玩，逗他乐。黄金荣开始经历这样的场面，还有点不好意思。可是，在这些妓女的招待下，他那点不好意思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自从口袋里有了钱之后，他常去妓院寻开心，并一发不可收拾，当他成了上海滩名扬四方的大人物时，玩起女人来更是为所欲为。

话说在裱画店的学徒期也快结束了，黄金荣作假的本领也越来越高，胆子同时也越来越大。他需要更多的钱，以便能维持一次又一次上妓院的费用。

陈世昌的鬼主意也真够多的，他又帮黄金荣出了个新点子——抢劫。有顾客送名画来装裱时，就由黄金荣暗地里通知陈世昌的手下，陈世昌的手下便躲藏在某个路口，一旦顾客取走画并经过路口时，他们便动手抢劫。把抢得的画转手卖掉，所得的钱还可以分黄金荣一小部分。

陈世昌也很讲“义气”，当看到黄金荣受人欺负时，他就会两肋插刀替他报仇出气。原来黄金荣经常上城隍庙逛，路过一条小里弄，看到里面一家有位漂亮大姑娘，一打听，知道叫杏花。于是，他便使出手段把她勾搭上。时间一长，两人也经常睡到一个床上鬼混了。哪知这杏花有个哥哥，绰号叫黑皮长贵。一日，他回家正撞见二人在闭门鬼混，立即敲门。黄金荣吓得跳窗而逃，而杏花却慌作一团，在哥哥的逼问下，才把这件事给招认了，这黑皮长贵也算是这一带的小霸王，于是他为了出气找了几个兄弟，将黄金荣堵在路上狠揍了一顿。

黄金荣挨了毒打，狼狈不堪，匆匆跑去向陈世昌诉说，要求帮忙报仇。签子福生二话没说，立即答应替黄金荣报仇出气。他找到了在县衙当捕快的青帮兄弟，要其将长贵抓起来教训一顿，煞煞他的威风，以长自家兄弟的志气。过不了多久，县衙果然下来一批捕快，将黑皮长贵绑到衙内，并把他投入监狱。在狱中，他吃尽了苦头，经百般的求饶、保证，才被释放回家。长贵看到黄金荣这伙人与衙门有关系，知道不是对手，就带了妹妹一起卷铺盖搬家，离开这个地方。黄金荣觉得这“义气”二字非常重要，更感到衙门的差事是如此了不得。以后，他一生很重“义气”，走上捕快、巡捕的道路，不能说与其无关。

学徒三年，总算熬出了头，1887年春，黄金荣满师了。正月十七那天，黄金荣的母亲高兴地为他办了两桌满师酒，请了姐夫和师父，也请了店里的师兄师弟，痛痛快快地热闹了一番。晚上，陈世昌少不了也在荣顺馆为这个小兄弟请酒祝贺。

## 入衙门成捕快

别小看了这县衙捕快，虽然位卑权轻，可它也是一块颇能唬人的招牌，是不可或缺的进

身之阶，对于黄金荣这样的草莽之鹰来说，它还是连接黑白两道的通行证。

在城隍庙，得意楼茶馆规模最大，茶客最多。茶楼的底楼是一些进香拜佛、买卖货物的香客和客商聚会歇脚的地方；二楼是各种行业“茶会”及掮客会合之处，也有几桌是衙门的师爷和捕快的地盘；三楼则是穿着绸缎的阔少和上楼憩息的妓女邂逅调笑的所在。

黄金荣初去得意楼，坐得最多的地方是底楼茶柜旁边的那个角落。

他在挤满茶客的桌子旁坐下后，便两手托腮，听众人天南海北地扯山海经。

如果有两帮流氓来“讲讲茶”，他就再高兴也没有了。他靠在墙角，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他们，如果他们谈不拢，吹胡子瞪眼地大打出手，黄金荣就在一旁幸灾乐祸地暗暗叫好。看这些战胜者，他心里会油然而起敬仰之意。

茶馆里的茶客因为有时需要接生意，所以二楼也是黄金荣常去的地方。这里茶桌分左右排开，中间是一条又宽又长的走道。那些参加“茶会”的老板和掮客，一面品茗，一面抽烟，一面相互打着手势，一面说着“一只、二字、三旺、四测”等行话。

在另外一边，县衙门的六房书吏和捕快差役也三人一堆、四人一伙地私下办案，用手指比划着贿赂的数目。

其实，那个替黄金荣对付“黑皮长贵”的李捕快，就是他在这一带认识的。

当时，黄金荣借口推销苏杭雅扇与李捕快寒暄攀谈，还送了对方一把折扇。尔后，对方吃的喝的，茶水糕点，不论多少，全部由黄金荣包了。

他知道，在这些人身上花些钱，是不会白费的。

李捕快果然在以后的日子里，又为黄金荣实现了他入衙当差的愿望。

黄金荣从小受当捕快的父亲的影响，对父亲的捕快职业情有独钟，张家弄一带往有不少清朝的武官和捕快，黄从小耳闻目睹，十分崇拜捉贼捕盗的英雄。父亲昔日的捕头威风，黑白两道上来往的各路人物，始终是黄金荣向往的生活样式和内容。

再加上李捕快替他对付“黑皮长贵”这件事，使他越发坚定了入行当差的愿望。

于是黄金荣有意结识李捕快及其他上海县衙门里的书吏、捕快等，他们时不时上得意楼喝茶作乐，黄金荣也时不时上衙门去找他们，久而久之，与他们混熟了。

后来黄金荣倾其所有，又找陈世昌和几个弟兄借了点钱，备足一份厚礼送到李捕快的家里。

李捕快看到如此多的礼物，又想到从前黄金荣在茶馆里的交情，便拍着胸脯说道：“小老弟，你放心，不出半个月，我一定给你谋到一份值堂的差使。”

之后，黄金荣便万般巴结李捕快，隔三差五地到李家去送礼和客套，加上陈世昌等弟兄们帮忙，事情进展得很顺利。

值堂是个苦差役，衙门里有什么杂七杂八的事，全都会轮到头上。

农民的粮食收上场上，衙门里就要派人去征收。

哪家被偷盗了，衙门里就要派人查拿盗贼。

有时还要拘禁罪犯，有时又要急送公文，还有许多说不清楚的杂务。

当然，干这些事，也能以势压人，找些外快，这也许就是黄金荣孜孜以求的原因吧。黄

金荣初入衙门，“肥差”是轮不到他的，一开始，他就被派去送公文。那时，上海县属松江府管辖，每天得有人送公文到松江府去。

这天，黄金荣刚接了差，想准备一下，以便明日一早动身。走出衙门没几步，李捕快赶了上来：

“阿荣，上松江府送公文是件辛苦事，以前我也做过，这里到松江，往来一百五十多里路，全靠两只脚，你早上要早早出发，否则当天就赶不回来了。”

“谢谢大哥关照！”黄金荣嘴里应着，心里可直嘀咕：

“他娘的，这一百五十多里路，真够我走的。我先走起来看，古人说：‘大丈夫能屈能伸。’我边做边找机会，我不相信，我黄金荣一辈子居于人下，嘿嘿！”

李大哥又嘱咐了一些话后，匆匆走了。

这天下午，他到街上买了几双蒲鞋和一把油纸伞，又去看了一下陈世昌，晚上吃过饭就早早睡下了。

清晨三点多钟，黄金荣已经打点好，起程出发了。

天漆黑，提着灯笼走出门，一阵寒气袭来，黄金荣连打几个喷嚏，他皱了一下眉，把腰带扎扎紧，踏上了行程。街上静悄悄的，除了偶尔走过一个人外，只听见自己的脚踏在石板路上发出的声响，天上还是满天星斗，一弯残月洒下淡淡的月华人便衣侦探光，灯笼摇曳的烛光，映出地上的人影忽而长忽而短的。

黄金荣今天的心情多少有些兴奋，头一次当差嘛！他步履轻快地赶到城门口，让守城门的人验过了对牌，开了城门走出城去。

这对牌用的是竹牌或木牌，上面写刻着文字，然后剖为两半，双方各存一半，查验时，上面所写字迹的笔画必须能够对合起来，这是一种作为凭证的东西。当时凡需进出城门的人，在城门关闭后都要有对牌才可放其通行。

虽然天气还冷，但毕竟是春天了，走着，走着，天色微明，黄金荣浑身热了起来，他也无心观看路旁田野的景色，急急赶到松江府时，已是上午十点多了。

黄金荣接李大哥的嘱咐将公文送进府衙门的号房里，趁着等回文空隙，他来到城里闲逛。

这松江府果然名不虚传。大街上车水马龙，街两旁店铺林立，各种物品令人眼花缭乱。这里有酒楼、茶馆，有棉布庄、杂货铺，有钱庄、当铺，街两旁还摆满了五光十色的小摊头。

黄金荣信步来到府城西南的醉白池。进入园中，走不多远，就见一座拱形石桥，石桥墩上有茅亭，上桥可见荷花池，但此时池中只有枯枝败叶。据园中游人说，每到夏秋之际，池中荷花盛开，清香扑鼻。

过桥可进入内园，只见中间有一长方形水池，四周怪石林立，树木挺拔。横跨水池之上，有一草堂，堂中挂有一块匾额，上书“醉白池”。

黄金荣虽读书不多，倒也识得些字，又听旁边老游客介绍，方知此园是清初松江画家顾大申所建，为的是仰慕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风流闲逸，逍遥自在的性格。

黄金荣坐在池边的六角亭内，边休息边凭栏观赏园中景色，一个念头突然跳入脑际：有朝一日我黄某飞黄腾达时，也要造个比它更好的园林。

后来，1935年，黄金荣果真造起了占地约六十亩的精致而有气派的黄家花园。此系后话。

休息了好一会儿，黄金荣才从醉白池出来，向东来到方塔。

黄金荣抬头看塔，只见此塔是方形，共有九层，方塔四角系有铜铃，一阵风吹来，铜铃声响，悦耳动听。

据住在附近的居民介绍，此塔建于北宋，距今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了。造此塔的老匠人想造一座江南最美的宝塔。可反复思考，竟画不出一个理想的图案。

一天回家，只见女儿正在灶边忙碌。老匠人喊了一声女儿后，女儿急忙转过身来，身上的裙子随风飘扬，一瞬间展示出极美的造型。老人顿生灵感，就根据女儿细巧的身材设计了塔体，以翩然飘扬的裙子设计了塔檐，以小巧的耳环设计了塔铃。

方塔造好后，名扬四方……

离开方塔，时间已不早了，黄金荣胡乱吃了些东西，填饱了肚子匆匆赶回府衙门，从号房里拿到了回文。为了赶路，他稍作休息便往回赶。

刚走到街上，只见一家衣庄门口围了许多人，忙凑上去一看，原来是衣庄伙计正拉住一个乡下人在破口大骂，问了旁边一位读书模样的人，只听他说道：“这个乡下人，刚才挑了一担粪，走过这家衣庄门口，不知怎的，将粪桶打翻了，溅到衣庄里面去，吓得乡下人情愿帮他们洗扫，只请他们拿水拿扫帚出来。”

可这衣庄的伙计，欺他是乡下人，不给他扫帚，要他脱下身上的破棉袄来擦，乡下人急了，只是哭求，这不，围了许多人观看，却没有一个出来说话的。”

听了这番话，黄金荣边走边想：这个乡下人受人欺，还不是因为穷！这个社会无财无势就要被人压、被人踩啊！要弄钱，要想尽办法捞钱。

等到他赶回上海县城时，天色已晚，城门已经关了，旁边还有两个等开门人县城的。喊了好一阵子，才看见看城门的人提着灯笼，懒洋洋地出来，将城门开了一条缝。

“对牌！”看城门的人喊了一声，那两个人赶紧从门缝里各递了一角小洋钱进去，黄金荣也把对牌交验了，看城门的人这才开了门让他们进城。

进了城，黄金荣握着对牌，回头看了看，心想：这看门的人也在想着法子捞钱，没有对牌，有银子也行。看来，只要心眼活，哪里都有捞钱的机会。

春去秋来，已是半年过去了。黄金荣差不多三日两头奔跑在上海县——松江府的路上。他经常穿着蒲鞋，背着雨伞，提着灯笼，从清晨三、四点钟起程出发，直到夜里八、九点钟才能回到衙门。赶早换黑，风里来雨里去，十分辛苦。

## 色迷心窍，污浊中勾暗娼

阿杜为了对付无休止的流氓敲诈，急于寻打一个拦门挡狗的后台，单身一人、隔三差五喜欢往烟花巷钻的黄金荣成为了首选。麻皮金荣此时也是欲火中烧，顺水推舟、各取所需便成了现实选择。

这天，黄金荣到乡里去征收上场的粮食，除了美美地饱餐了一顿外，还着实捞了不少油水。回到衙门，见时间还早，正想出去找点乐趣，李捕快一脚踏进门来，一边说道：

“阿荣，这些日子跑松江够辛苦的了，今天大哥帮你讨个好差使……”

“什么差使？”不等李捕快说完，黄金荣急急地问。

“别急，听大哥慢慢对你说。”李捕快边说边拖了张凳子坐了下来。

原来虹口景云里住了一个姓黄名阿良的人，他是老大，还有个弟弟，弟弟阿富从小给父亲的姨太太做养子。这阿富生得一张白脸，柔声下气，就像女人一般，常被阿良辱骂，他也不敢吭声。

阿富的身子本来就单薄，再加上性格孱弱，得了痲病，总医治不好。姨太太十分疼惜养子，便在大前年给他娶了亲，新媳妇是一个贫穷人家的女孩。

去年，姨太太撒手西归，便把自己仅有的几个皮箱留给了阿富。而阿良则是个心术不正的人，把父亲留下的财产挥霍光后，又动起弟弟的脑筋。

手边没有钱花了，便向阿富借，阿富虽然不肯，却怕他，时间长了，阿富常说没钱可借了，于是阿良又逼着他拿出东西来当，后来阿富又哭诉说连东西也拿不出了，谁知阿良的两只眼睛只看着姨太太的几口皮箱，心里哪还有什么兄弟之情。

一天，阿良去买了些鸦片烟回来，逼着弟弟把鸦片吃下去，可怜阿富本来就身体孱弱，再吃下生鸦片，不久便呜呼哀哉。

阿良随即把弟弟的几个大皮箱占为己有，但打开一看，全是空的，于是气急败坏，一不做，二不休，把弟媳给卖了。弟媳的父母知道了，便告到上海县衙门，要求找回女儿，惩办阿良。

黄金荣像在听故事，一声不响，待到李捕快说到这里，他忙插嘴道：“这家伙把弟媳卖到哪里去了？”

“总是卖到妓院里去了！”

“那怎么办？”黄金荣急急地问。

“我就是为这事来和你讲的。县老爷把这个案子交给了我，我想，你到衙门后，一直在外送公文，没有办过案。这次，我就向老爷要求让你和我一起办。”

“谢大哥栽培。那我们什么时候去？应该先做什么呢？”黄金荣感到既新鲜又兴奋。

“今天晚上早点睡，明天早上我来叫你，你跟着办几次，就会懂了。”说着，李捕快起身走了。

第二天一早，黄金荣跟着李捕快来到虹口，找到了景云里，问到了黄阿良的家，只是他家门已上锁。据邻居说，他一早就离家了。当问到阿良的弟媳的时候，隔壁的阿婆说：

“前天早上好像还见到过，后来就看不到了，据阿良讲，兰花因丈夫死了就逃走了。这家人事情谁也搞不清……”

离开黄家，黄金荣焦急地问李捕快：

“这兰花想必就是他弟媳的名字吧。现在这阿良跑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李捕快没有回答他的问话，只是在景云里找了几个老人打听，果然摸到一些线索，据说

这阿良平日常到福州路一带的妓院里去。

于是，他们又急急地往福州路赶，路上，黄金荣又问：

“大哥，这福州路这么长，我们怎么找得到呢？”

李捕快拍了拍黄金荣的肩膀说：

“‘阿荣，吃我们这碗饭的，对此中情况一定要摸清楚。要知道，这福州路上的妓院也有等级，有一种高级妓院，俗称‘长三堂子’，到这里面玩，要花大价钱的，但妓女绝对是琴棋书画都懂一些，并且人也很漂亮。”

“还有一种宁波妓院，档次就低多了，价格比‘长三堂子’稍便宜些；再有一种妓院更低级了，那里的妓女，晚上都被老鸨赶到马路旁拉客，俗称‘野鸡’。”

“现在这黑心阿良为了钱把弟媳妇兰花卖了，听人说，兰花长得矮胖，脸膛又黑，甚是粗陋，估计卖不出什么大价钱，可能在最低级的妓院——野鸡窝里。”

黄金荣跟着李捕快径直来到福州路上一条小巷子里，还没看清这巷子叫什么，李捕快已熟门熟路地走到一家门前。黄金荣瞧瞧这巷子，又小又脏，乌七八糟的。

他俩走进门，上了楼梯。这楼梯陡面窄，挂了一盏铁皮洋灯，昏暗异常。上得楼后，黄金荣偷眼一看，只见楼上就只一大间房，当中用木板隔了，便成了两间。

走进房里，只见靠隔板的地方安设了一张木板床，高高的挂了顶洋布帐子；床前摆了一张杉木抽屉桌子，桌上零乱地放了些劣质化妆品，还有一面变了形的玻璃镜子。

靠窗口放了一张杉木八仙桌，桌面油腻腻的，桌上放着一盏没有罩的洋灯，那玻璃灯筒，已被熏得漆黑焦黄了；还有一个缺了口的大瓦钵，满满地盛着一钵酱黄瓜，还七横八竖地放着几双毛竹筷子。

黄金荣虽不是第一次进妓院，但这等简陋的地方，从未见过今天是来办公事的，只得将就坐下。

一会儿，便有两个女人上来招呼，两个女人都有三十出头了吧，黄脸皮，眼皮耷拉下来，脚上都没穿袜子，只是拖了一双皮鞋，估计她们跟嫖客刚做完床上事。进来后，她俩都满脸堆笑前来问贵姓。

李捕快瞧了她们一眼，对她们说：

“你们家鸨母呢？快去把她叫了来！”

一会儿，那鸨母上来了，李捕快问道：

“听说你这里新来了一位姑娘，为什么不见？”

鸨母脸上显出迷惑的神情，拿不准李捕快说话的意思。稍一迟疑后，即笑着说：

“没有这件事，我家现在就只有这两个。”说话时，那两个妓女，又在边上交头接耳，鸨母白了她们一眼。

黄金荣看到了鸨母的神情，早已耐不住性子，冷笑道：

“我们不是来打茶围的，是有公事在身，你要老实点。”

“委实没有，不信，老爷可以看！”

李捕快又紧接着问：

“前天有个姓黄的送来一个人，有这事吗？”

鸨母顿了一下，随即又摇头道：“这事我不知道……”

黄金荣看她样子有些可疑，就又紧逼道：

“这姓黄的不是好东西，他卖的人是他自己的弟媳妇，如果他送到你这里，只要你实说，交出来，我们不难为你，如果已经成交，我们还可以代你追回身价钱。你如果买了不肯交出来，你可小心点！”

鸨母连说：“没有，没有！”

李捕快猛地拍了一下桌子，震得瓦钵里的筷子都撒到桌面上来了。

鸨母吓了一跳，慌忙说道：

“你老爷已吩咐过，如果他送来我这里，我是断不敢买了。”

“你还敢狡赖，我打听得明明白白，你如果不把人交出来，我们先要在这里搜一搜。”李捕快铁青着脸吼道。

鸨母装出一脸委屈的样子道：

“两位要搜，只管搜就是。难道我有这么大的胆，敢藏一个人？”

犹豫了一下，她又接着说：

“我老实说了吧：人是送来看过的，因为身价没谈好，他已领走了。”

“就算你说的是实话，你说说看，他会把人卖到哪里去？”黄金荣急于要找到线索，紧接着问。

“谁知道呢？吃这个门户饭的，不止我这一家……”

老鸨说到这儿，斜脱了李捕快一眼，又吞吞吐吐地说：

“说不定他会把人弄到南市一枝春街去的。”

这时，坐在一旁许久不吭声的李捕快突然大吼一声：

“黄捕快！不要与她多罗嗦，把人押到老闸捕房再说！”

黄金荣愣了一下，随即心领神会。

这一吓，果然有效，老鸨连忙满脸堆笑，一边骂两个妓女不会招待，一边从楼下拿了一大把钱来塞在李、黄两人手中，嘴中连说：

“两位公事辛苦，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今后还靠多照应。这事我一定再去打听，有了消息我再来报告！”

李捕快向黄金荣使了个眼色，站起身来，边走边说：

“看你态度还老实，就饶了你，要是我查出人还在你这里，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老鸨边应承，边送他们下楼，黄金荣与李捕快大摇大摆地走出小巷子。

来到福州路上，黄金荣悄悄地对李捕快说：

“大哥，真有你的，怎么给你想到这一手的？”

“阿荣，这租界的事我们是管不着的，只有用巡捕房来吓吓她，才能挤点油水出来。”

“大哥，这黄阿良卖弟媳妇的事还要追吗？”

旧上海妓馆的妓女出局。“追还是要追的，不过人如果真的卖到南市金钢钻阿金那里就



讨厌了。一枝春街上‘开门口’的是名叫阿金的，她交接的朋友多，年纪轻，却不好对付。”

黄金荣知道李捕快所说“开门口”的即是专搞拐卖妇女，逼良为娼，开设野鸡堂子或烟花间的人，但是没有想到搞这种买卖的人还有年轻的女流之辈，倒也着实有些兴趣，便装作无意地问：“这阿金是什么样人？”

“阿金姐是一个有夫之妇，难道你对她有兴趣？”

回到县衙后，黄金荣立即找来陈世昌等弟兄们，问他们认识不认识金刚钻阿金。其中一个弟兄还真的认识，而且交情很深。

那弟兄说：“一般是不会交出来的，但如果是你阿荣的事，那我可以去通融一下，说不定还能卖个情面给我。”

黄金荣当即拍桌大笑：“好，好，今晚得意楼我请客，待到兰花弄出来之后，我再谢你。”

这弟兄还真有一手，到了阿金那里，甜言蜜语一番，还真的起到了作用。兰花不几日便被交到黄金荣手里。

由于黄金荣终于把黄阿良的弟媳妇兰花领到衙门结案，受到主子的褒奖，被认为是干练有能耐，很有一套的人。而黄金荣呢，终于脱离信差这个苦海，做起了可以独立办案的捕快。

捕快这一职位给黄金荣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变化。

却说黄金荣当了办案捕快以后，油水自然比当值堂的丰厚多了，女人也结识了不少。有人说，黄金荣是个麻皮，女人遇到他，本是躲闪不及，谁还主动迎附。

说这话的人有所不知，黄金荣虽然是个麻皮，面貌不甚好看，但仍有一些不正经的女人趋炎。原来这些女人，日夜在这一带勾搭行人，难免被流氓敲诈勒索。她们为了找个靠山，以贼防贼，黄金荣这个捕快，自然被这些女人所相中。

当时，陆家石桥北首有个妓女，名叫阿桂姐，年纪二十四五岁，如若打扮起来，面貌尚称可人。

她原是有夫之妇，并且已生有两个儿子。她的丈夫名叫马阿龙，宁波人，阿桂姐也是同乡。马阿龙几年前因患中风症，留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终日卧在床，已成为半死不活的瘫痪人。

阿桂姐处于这般环境，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沦为私娼，暗地里送旧迎新。她不但自己“开门口”，而且手档里还有比她年轻的两个女人，也和她同操此业。这一带每日进港渔船甚多，渔民们卖罢鱼鲜，腰袋里有钱，便在烟花巷里尝尝“人鲜”。

阿桂姐既住在这繁荣之地，只要脸上稍涂脂粉，掠削云鬓，出得门去，要勾引几个急色的人是毫不费力的。何况还有两个年轻漂亮的“助手”跟随左右，更不愁无人上门。

一旦猎到“色鬼”，或去旅馆住宿，或到她家中借张床铺，都很方便。阿桂姐还可从加些床铺钱。因此，其生活倒比她丈夫有差事时为宽裕。

但阿桂姐出卖肉体的钱，首先要遭到那些流氓、捕快的敲诈勒索。只要他们伸出手，是不会把空手缩回去的。如若对他们说个“不”字，这个“私门口”就休想开得成。真是不铺这条桥，休想过彼岸。

阿桂姐为了对付这些流氓、捕快们无休无止的敲诈，不得不去寻找一个后台，来拦门挡